

曹聚仁 著



曹聚仁作品系列

中国近百年史话 蒋畝六十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曹 聚 仁 作 品 系 列



中国近百年史话
蒋畎六十年

曹 聚 仁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百年史话 蒋阪六十年/曹聚仁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9
(曹聚仁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3470-0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中国—近代史—通俗
读物②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K250.9②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6232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扉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 数 124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曹 雷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

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会

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6年11月2日

目 录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曹雷	001
-----------	----	-----

中国近百年史话

前词——十九世纪之中国	003
一 叛徒	007
二 闯头关	010
三 诗人之泪	013
四 “李鸿章杂烩”	016
五 康有为登场	019
六 新旧士大夫斗法	022
七 西医孙中山	025
八 时代骄子梁启超	028
九 北拳南革	031
一〇 《民报》与章太炎	034
一一 辛亥革命	037
一二 袁世凯	041
一三 革命之梦	045
一四 宋案	050
一五 昙花一现的二次革命	054

一六 前甲寅	057
一七 新华春梦	060
一八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064
一九 “五四”的前夜	068
二〇 五四运动	072
二一 从洋鬼子到洋大人	076
二二 大时代的脉搏	083

蒋畋六十年

一 挂钟尖下	091
二 一卷连环图画	097
三 一个小农与一个秀才	103
四 金华学派	109
五 一介书生	114
六 君子小人之辩	119
七 那一时代的一群人物	124
八 另外一群人的面貌	129
九 有意的花与无心的柳	134
十 时代的讽刺	139
十一 父子之间	144
十二 我们这一代	149
十三 “地盘动了”	154
十四 一种庸人的政治	159

十五	我们的房子	164
十六	我的母亲	169
十七	我们的信仰	174
十八	环绕蒋畈的另一群人	179
十九	意外的意外	184
二十	神道的黄昏	188
跋尾	昭告于先父梦歧先生之灵前	192

中国近百年史话

前词——十九世纪之中国

写上一个该用百万字来铺叙的大题目，想把它压缩在顶小的篇幅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写起才好。刚巧有一位牧师在谈中国的土布，也就先说这个话题。十七世纪以前，由中国输往欧美的土产，茶叶、瓷器以外，第三样便是土布；（大黄还在其次。）到了十八世纪，蒸汽机，轧棉机，纺织机一登场，情势完全改变了，土布既没有输出的机会，洋布却涌进中国市场来了。那位牧师写道：“火柴从外来，洋油及洋油所带来的各种，代替了中国工业的大部分，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欧洲人读了轮船公司的报告，说棉纱怎样在中国畅销，此种商业，从广东到牛庄，前途极可乐观。但是没有人想到或读到，棉纱在中国畅销的后果，怎样影响到中国产棉地区千万人的生计。这些农民，以前靠着纺织十五寸宽的土布来谋最低限度的生活，一尺布约须费两天的劳力，（从棉——纱——布的总劳力。）向市场卖出这些布，再买进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余则再买些棉花回来继续纺织。现在呢，外国的棉纱，有了可乐观的前途，中国的土布便完全失掉了它们的市场；这情势到如今越来越紧迫了。手工的纺织工作，既无利可图，又没有别的生产可以代替。（叫他们怎么活下去呢？）”因此，他指出中国民众的心理反应，说：“许多‘文明人’逐渐地进攻中国的内地，中国的无数受祸者，自己不明白受灾害的原因，好像日本农民被地震所造成的，海水或海

岸沉落所激起的潮水所淹没一样。其中，也有许多人想到：在外国商业未进来扰乱旧秩序以前，一般的年头是够吃够穿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觉得前途一天一天地黯淡可怕；这样的经验，刺激了他们，使他们由愤激而行动，我们能怪中国人对‘新秩序’表示极度的不满意么？”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欧洲人的角逐，由非洲而亚洲，由近东而远东，到了远东，情势便已不同了。东方人逐渐与西方政治思想接触以后，便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也正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十九世纪前半期弥漫于欧洲各国的政治运动，东方人立刻追随欧洲人之后，成为激进的门徒了！

马克思于太平军向南京进发之际，曾大胆地断定：“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制度底那装满着炸药的地雷上，并引起早已成熟了的总危机底爆发。”他在百年前，做这样的推断或许还嫌稍早；但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带着民族自觉运动的成分，那倒是十分真实的。“洋人”在中国的迈步，恰好碰在民族主义的铁丝网上。前年在上海有过一度如火如荼的胜利游行，行列中夹着色彩鲜艳的秧歌队，头上包着一块红色方巾，一队接着一队，几乎把上海变成了“火焰之海”。一位亲身经历过义和团的老年欧洲人，他对我说：“当年的义和团，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我便和他说：“义和团也是民族求生存的自觉运动！所不同者，那时是‘半自觉’，行动散漫而幼稚！现在是完全觉悟了，这是有组织的行列。”他也点头承认我的说法不错。

一八四八年，在欧洲那是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最富理想意味，最能激起群众反应的时期，却又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出现之年。因此，中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除了浓厚的民治色彩，激越的民族自决，必定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太平天国已经在那儿行“天朝田亩制度”，无政府主义也流行了一时，谭嗣同、康有为在那儿著《大同书》，孙中山也把民族、民权配上民生主义，鼎立而为三。西方的每一波澜，在东方同样地获得了迅速的反应；十九世纪的中国，才使我们体味到，中国已成为世界性之中国了。

不过，我不妨再引卜吉林（Keplin）的那句诗：“东方自东方，西方自西方。”天下虽说是一家，东方的还是东方的；太平天国挂的是耶稣教的招牌，他们的天国、天父、天兄以及一切论调，还是东方的；曾国藩、李鸿章提倡洋务；他们所着眼的，乃是把西方的坚甲利兵来配我们的孔孟礼教，骨子里更是东方的。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立宪政治，捧出孔孟，和公羊的微言大义来做挡箭牌，托古以改制。孙中山要算带西方的气息最浓重的，结果还是要捧出东方的礼运大同篇来，托孔子来张民生主义的革命胆子。倒是那位坐镇武汉的两湖总督张之洞，一语道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十九世纪，朝野人士所打的斤斗，打来打去，还脱不了这八个大字的圈子。

东方的国家，最西方化的莫如日本；可是一位最东方化的英国人小泉八云，（他在日本讲学，娶日女为妻，在日本成家，归附了日本。）他依然说，日本的工业化，也还是东方

的。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对西方文化激烈反应之后，新的日本上场了，新的中国也上场了；到了十九世纪末年，新的印度也已在孕育中了。

一 叛徒

这一本史话，托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那时正当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相传胡林翼和部下巡视安庆太平军形势，骑在马上，洋洋自得，觉得太平军不堪一击，安庆指日可以收复了。这时候，忽见长江江面，一艘轮船呜呜驶过，他忽而一阵昏迷从马上跌了下来。部属把他救护回营，亲信进候起居，他慨然道：“太平军不足平，不成问题；倒是江面上的轮船，来日大难，不是我们所及料的了。”这是代表湘军（楚军淮军）这些首脑人物的觉悟。这就开始了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

一边是洋务派，主张“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一边是卫道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就展开最激烈的斗争。当时，郭嵩焘公使，力主学习欧西物质文明；他从英国回国，一班卫道君子，口诛笔伐，逼得他无路可走，因此不敢进京面圣，溜着躲回湖南去。他亲见曾纪泽坐小轮船奔丧到长沙；长沙官绅大哗，数年不息。他们骂郭嵩焘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了一副对子嘲弄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来拳变事起，郎中左绍佐曾奏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呢！）